





原件短缺

缺1~7页

李指揮奉香楮入廟孤雲問何事祈神答曰家
有女十七矣病瘵將死是以來祈孤雲嘆曰何
難但與小道同宿一夕即差矣李默然祭畢出
廟以餽食與孤雲又曰歸與夫人熟計能舍女
與吾抵足則來迎我李歸以語其妻初難之觀
女疾不可救乃許之遂邀至家孤雲曰女夫婦
熟思之乎毋悔李曰惟師命不敢有他乃曰掃
洒女室多用衾枕卧之以紙密封窓隙燈火不

通侯吾入更封門隙勿容人窺視也以木魚响
為開門候如言孤雲取女是抵於已足至中夜
女氣出如蒸三挾纒皆濕五鼓孤雲鳴魚始開
門曰賀君女再生矣然窓外有人以簪穴相窺
此人主十日內死李不暇詳問飽壘而去女果
熟睡至午索粥再三日平復矣一女奴年七八
歲忽稱頭痛體熱問於孤雲曰吾向言之不可
救矣吾以真陽祛盡勞虫自翼飛出無隙可去
即死絕矣而此女穴中窺之正入其口不亡何
待果十日而死

石鍾

石鍾者大鵬之精也鵬獨運無雌海靜不波之
日見影在下以為雌也其精溢出墮土上為土
鍾木上為木鍾惟石上為不失本性而佳浸酒
服之能壯陽天順中駙馬都尉趙輝自海外得
此姬侍以百數而精神不衰一少妾患苦之竊

投于池水輝痛惜度必是妾所為乃竭池覓之
不得或教以取婦女袒衣投池果自土躍出乃
歎曰豈吾之氣血強邪果物之能邪賜一毫與
貧人令往伯家一夕不休以薑酒醉之乃解後
輝卒其物不知存亡或云英國公張懋得之張
亦畜百妾云

王建宮詞補註

忽地金輿向月陂內人接着便相隨却回龍武

軍前過當處交開卧鴨池○畫作天河刻作止
玉梭金鑷采橋頭每年宮女守針夜勅賜諸親
乞巧樓○紅燈睡裏看春雲雲上三更直宿分
金砌兩行來步滑兩人攥起隱金裙○蜂鬚蟬
翅薄鬆鬆浮動搔頭若有風一度出時挑一遍
金條零落滿函中○教遍宮娥唱盡詞暗中頭
白沒人知樓中日月歌聲好不問從初學阿誰
○供御香方加減頰水沉山麝每回新內中不

許相傳出已被醫家寫與人○春來晚困不梳
頭懶侍君王苑北游暫向玉花塔上坐簸錢羸
得兩三籌○彈棊玉指兩參差背局臨虛闕着
危先打角頭紅子落上三金子半邊垂○宛轉
黃金白柄長青荷葉子画鴛鴦把來不是呈新
樣欲進微風到御床○藥童食後送雲漿高殿
無風扇少涼每到日中重掠髮袂衣騎馬遶宮
廊○右王建詩見趙與時賓退錄共十首今所
刻建宮詞中雜以張籍白樂天杜牧之王昌齡
劉夢得諸作後有好事者刊出之而補以前作
可也內彈棊一首且畧見古人彈棊之法但不
可解耳

踏青

踏青上墓南北都皆然南則雨花臺暮春將至
男女同出遊賞歌謳雜陳或瞽者說唱一切詞
話男女各自成叢珠翠奪目芳馨麗人恍見六

朝故習也抵暮方歸北則皆出得勝門外城濠
塋上遊玩紅莢綠柳無異江南下戶嬾人好飲
燒酒醉倒街衢殊為可咲至六七月荷花盛開
宛然西湖矣惟不許人採折一枝即送法司

宋思陵破研巧合

研製方其廣六寸橫亘上池虛其腹以受墨周
遭重以回文闊十分之八高一寸有奇方以下
池三分以為之是故宋高宗皇帝為之銘正書

十有六字瓢印御書二篆在焉石出端溪質堅
色紫然流落人間不知何年擊破為兩片其大
片出鹿苑寺故井中寔為嘉靖丙午山下張姓
者得之其小片出蕭氏頽垣中寔為隆慶辛未
亦歸張氏舊物宛然良亦不偶錦衣陳君天樞
好奇人也以端溪完研易之又為萬曆之壬午
歲淨几明窓煙雲再吐天樞武而能文延曉四
方名士余與新都汪仲嘉過馬仲嘉出非煙墨

試之八分書合齋二字天樞乃命余略記其事
鹿苑寺在都城東南隅今為留守左衛倉云

伍相

蘇州盤門伍相神舊本立像况守至見之曰是
何藝也為易坐像既而毀舊像中有一石刻字
云若要子胥坐除非二兄適數之前定如此

密雲西郊

小畜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注云雲陰物西郊陰

方我文王自我也文王演易於姜里視岐周為
西方正小畜之時也又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
王用享於西山注云自周而言岐山在西云云
允此皆近於牽合附會恐非易之本旨

印章

印章興廢絕類於詩秦以前無論蓋莫盛於漢
晉漢晉之印古拙飛動奇正相生六朝而降乃
始屈曲盤迴如繆篆之狀至宋則古法蕩矣

印章文字非篆非隸非不篆隸別為一種謂之
摹印篆其法平方正直繁則損少則增與隸相
通然一筆之增損皆有法度後世不曉以許氏
說文等篆拘拘膠柱而鼓瑟至好自用者則又
杜撰成文去古益遠故漢晉以後謂之無印章
可也

印難莫難於力法章法次之字法又次之章法
字法俱可學而至惟刀法之妙如輪扁斲輪偃
偻承蜩心自知之口不可言

今坊中所賣印藪皆出木板者章法字法雖在
而刀法杳然矣必得真古章玩閱方知古人刀
法之妙

古人以印章殉葬故一名有數十面者至今有
之豈非為不朽計哉惜乎雕刻者之不知為何
人也

漢晉印章傳至於今不啻鍾王法帖何者法帖

猶藉工人臨石非真手蹟至若印章悉從古人
手出刀法章法字法燦然具在真足襲藏者也
余每把玩恍然使人有千載意
印固須佳恐印色復不得惡譬如虎丘茶洞山
芥必得第二泉烹之又如精毫非得妙墨亦不
能佳

毛吉死後却金

毛吉餘姚人天順中為廣東僉有武幹以捕賊

功擢憲副後領兵四向皆捷及恩平盜起吉率
衆擊之營未定賊倅入營左右皆潰走吉執旗
招衆曰站住站住賊已及身矣遂遇害棺斂歸
司時所親信尚携軍餉千金念吉死事詭言為
賊所劫而私以饋吉衙內及吉柩至司魂忽附
一婢出據中坐呼左右云請同僚某至與之言
左右奔請一人至婢視之曰非也呼令再請某
人其人至瞪目視之曰是也遂告之曰予吉也

死事命也然平生義不以苞苴自污軍官某乃
欲以軍餉饋我義豈以生死易操哉願指命取
前所饋置於前曰三檢點貯之庫復揖二人轉
身而仆問婢茫不知事聞贈官立廟祀之謚忠
襄

王金箔

杭州王金箔巨室有聲一日有客自稱陝西大
商張三挾銀萬兩換易黃金二十錠出其銀咸

雪花松紋也主人喜亦出黃金陳于一几上擊
鮮延飲飲半一道人直入垢衣蓬首懸筐籃執
漁鼓唱道詞于筵間主人恐客不耐與米一斗
遣之道人不受又贈之亦不受喧譁不已客亦
怒命所隨童子與錢百文道人辭曰二公豪士
何小視貧道客大怒取几上黃金一錠擲入筐
中曰爾便取去毋庸喋喋為道人兩手奉以還
之曰安敢望此乃持百錢而去飲竟以價不登

主人收黃金篋之封鎖送客客亦携所有而別
主人入檢其金正失所擲一錠追求不獲或云
此客專挾奇術賺人物道者乃箇中人也其術
亦神矣哉

陶懋學豪蕩

陶成字懋學號雲湖寶應人也性至巧嘗見銀
工製器效之即出其右小時德師見師母圖其
像次見其女又圖之皆逼真師怒逐去及師母

死傳神者皆弗逮卒用其所圖像焉又見画工
方作梅熟視得其法為添十數筆工曰吾不及
也遂輟筆請乃為足其画而去其花鳥人物尤
工而芙蓉入神品然性狂與物多忤不可測識
有富翁欲求其芙蓉不敢言乃於其遊歷處滿
栽芙蓉秋日花盛開成過之喜甚主邀坐花下
以匡床眠而翫之問主人有絹無主已預具即
取張于庭立成二十幅筆不停綴乃出酒痛飲

將去索盥水其家出銅盆以進云楊貴妃盥器也成曰不然此其溺器蓋耳惡其不雅曰辱吾盡悉取投火中焚之主人僅奪得一幅其迂怪至此然有高致不以世務經其心中式赴南宮試八月五日笑語其壻朱升之曰聞張家灣某氏丁香盛開子其同吾遊乎升之曰去試僅三日公更何往成不許明旦升之他避笑曰彼欲進士急和買與送下醉其家五日及揭曉升之

登第其鄉人醜錢為賀曰公壻捷矣幸為我輩作圖以往成曰善即舉筆摸丁香一本尤妙絕家故饒輕財好俠嘗一至京師費白金二千有一面交卒推分予之他日以挾仗事露御史欲全之觀其詩曰此詩殆非陶成作也成曰天下歌詩豈能出陶成之右而為他人作乎御史罵之遂除名晚年有妓甚美而不肯與交成自織錦裙煨金環以見精類鬼工妓大喜與之稠密

遂携其妓以遁坐謫戍于邊西涯諸公留之京師然不肖為達官作畫囊空則取小扇二三十遍畫題名人爭買以去藉此自給不久放歸卒其骯髒不羈有米南宮郭忠恕之風而豪蕩過之今其遺筆一幅人肯酬以重賞

雷神

澧州有一人家一日大雨震雷將屋柱劈碎舉家驚怖間忽見一神入舍形似烏鴉高二三尺許兩足行地兩翅下有二手下垂大小屋內俱行遍將一斗一秤擲於院內燒之以頃并去至空中方發迅雷一聲

牛償債

南中潘愛松言彼岳丈李家有一拽磨犍牛過十五年餘精健多力一日帶所拴鈇索拽地過井邊至主人卧房前作人言曰牛即係某人原負主公本錢若干變牛來償今年限已足告歸

笑主人與其妻啓戶視之蓋磨牛也再跪前二
足垂淚而死噫亦可見人之財不當輕負而冥
冥中皆記之云潘名珙字廷大蓋曾贅於李氏
者其事乃所親見云

詩定人品

恭和隱士劉伯川善人倫楊士奇與陳孟潔年
皆十四五以故人子見伯川留之坐是日雪霽
酒酣伯川命二子各賦一詩以見志孟潔賦詩

云十年勤苦事鷄窓有志青雲白玉堂會待春
風楊柳陌紅樓爭看綠衣郎士奇即景賦云飛
雪初停酒未消溪山深處踏瓊瑤不嫌寒氣侵
人骨貪看梅花過野橋伯川顧孟潔笑曰十年
勤苦止博得紅樓一看耶當不失風流進士顧
士奇曰好耐寒必將遠到勉之惜予不及見也
後孟潔果登第為庶吉士以不檢去而士奇官
至少師遭逢之盛本朝莫及前輩于二十八字

間遂能定人品之高下裝行儉不是過也

二難事

萬曆初年講學之風甚熾至有斥宋賢趙闕道輩為修而不悟者一日大會中余問曰諸君往往斥宋賢不悟道余不能知道亦不能知宋賢姑即吾邑三難事與諸君言之諸君反觀默察能乎否耶其一董公損齋與楚直指善是年董公二子士弘士毅應秋試直指預封其題遣一

承差抵公家公閱書知此意即不開題嘆曰直指何不諒予耶引燭對使焚之其一李公檢齋上春官時外舅鄒君官黃門先期得春秋題旨作法不敢正言於公而姑託為己意如場中出此題當如此作法為妥入試之日果出前題李曰外舅得無先有所營乎柰何受此點染即拂衣出次科方入場得捷萬眉州當國才公令其子結納而默以大魁許之見其僻有画鳩題一

絕末二句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當已
私眉州深銜之遂不得高第其一先大夫官禮
部時有同邑方憲副三河宦廣東海南道遣使
之京將賂貴人而託為書藉寄頓一篋其使以
他故返任已而比隣火救焚者破垣方知有藏
金不貲無何憲副及寄篋使俱卒於任其家初
不知有寄金也先大夫竟還其金於襁褓孤鳴
呼此三公者何媿閔道又何媿道學座上諸君
各捫其心設以身對其景果能如三公否耶四
座瞠目語塞不答而散

羅江怨四熱

里亭月影斜東方亮也金鷄驚散枕邊蝶長亭
十里陽關三疊相思相見何年月淚流襟上血
愁穿心上結鴛鴦被冷雕鞍熱

黃昏西角歇南樓報也遲遲更漏初長夜第簷
滴溜於稍霽雪紙窓不定風如射牆頭月又斜

床頭燈又滅紅爐火冷心頭熱

青山隱隱遮行人去也羊腸鳥道幾回折鴈聲
不到馬蹄又却惱人正是寒冬節長空孤鳥滅
平湖遠樹接倚樓煨得闌干熱

關山望轉賒程途倦也愁人莫與愁人說離鄉
背井瞻天望闕丹青難把衷腸寫炎方風景別
京華書信絕世情休問涼和熱

升菴生平博洽誠近代所罕其所為詩文用事

大覺餽釘樂府則如另出一手足稱絕唱觀此
四詞可見其一班矣四熱韻何其天然穩妙

山東憲使妬妻

山東有一憲使其妻甚妬無子憲使家居時偶
召瞽者談命瞽曰老爺尚有子奈何不納妾憲
使曰此吾素志也其如妻不能容何瞽曰吾有
一計能動夫人他日瞽者又推算子響門前夫
人忽召入問憲使命曰老爺尚有子問已命曰

祿將盡矣夫人不勝譙訝左右叱之曰何出此
不祥之語藹曰老翁命帶刑剋夫人命又單弱
不能對是以知其不久也夫人泣然下淚曰爾
有法禳之乎曰有夫人宜置妾以自幫助可免
刑剋矣夫人乃為憲使購美姬踰年連生二子
未幾憲使起家將行二子侍座甚喜不覺大咲
夫人詢其故乃叙贅者前計夫人怒甚不肯之
任并其妾與子亦不行憲使方行旬日而二子

俱為夫人謀死矣憲使途中聞耗即忽死

集

持齋

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鎭元嘉八年正月達於建
業文帝引見勞問慙慙又言曰弟子常欲持齋
不殺迫以身徇物不獲從志跋摩曰夫道在心
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與匹夫所修各
異匹夫身賤名劣言令不威若不尅苦躬將何
為帝王以四海為家萬民為子出一嘉言則士

女咸悅布一善政則神人以和刑不天命役無
勞力則使風雨適時寒暖應節百穀滋繁桑麻
鬱茂如此持齋亦大矣不殺亦衆矣寧在缺半
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然後為弘濟邪帝撫几歎
曰夫俗人迷於遠理沙門滯於近教迷遠理者
謂至道虛說滯近教者則拘攣篇章至如法師
所言開悟明達可與言天人之際矣愚謂觸此
而悟凡人修持固自有在不在齋也

詩鬼憑人

大僕卿素養張公文言洛陽有隸卒長脚王者
素不識字一日仆地殞而復甦遂喜吟見物輒
占誦前二句鄙俚後二句即新巧有意趣詠蜂
房云好箇蜂窩見恰似半截藕同堂生子孫各
自開戶牖詠鷺云好個鷺鷥兒毛羽甚皎潔青
天無片雲飛下一團雪年餘仍仆地而寤遂不
復能扣其故茫然無知衆詩鬼所憑好事者錄

得數百首不能悉記

和神丸

仁和嚴翁者悅道術供一金真於家一日出行而全真告去乃語其家人曰不復待而主矣吾書數字於此以飯盃覆之歸可揭視也既去家人舉噐牢不可動隣里知者爭來搖撼聚至數十人竟不能啓明旦翁歸家人以告舉之如常得七紙書一方云和神丸專治小兒精神不安驚風痰疾每丸售銀一分不可多取翁依方製而賣之治兒如神或不取直輒復無效其子至今享其利

王善聰假男子

王善聰者金陵城中女子也年十二喪其母姊亦嫁父某尚挾線香行販江北諸郡因念女幼而孤假粧為男挈之以行後父死改姓名曰張勝合鄉人李英為夥仍以販香為業相處歲餘

同卧起但云有疾不去衫襦溲溺必待夜亦不
去履屨英初不知其為女子也弘治癸丑春與
英還金陵年已二十餘矣往候其姊姊不之識
且曰我上無一兄止有妹耳我父挈往他所買
販數年來音問不通存亡未審善聰哭曰我即
是也父死孤貧不能歸不得已合鄉人李英為
夥營度今始歸拜姊耳姊曰男女久處得無私
乎乃入密室與姊驗之果為處子仍作女飾越
兩日英來候善聰匿不出姊強之英愕然遣媒
求配蓋英此時亦未娶聰拒之曰嫌疑之際不
可不謹若與配合終為無恥堅執不允事聞三
殿中官逼令成婚且增貲粧聰不敢違遂為夫
婦識此以愧桑間濮上之流

七十歌

人生七十古來少前除少年後除老中間光景
不多時又有陰晴與煩惱過了中秋月不明過

了清明花不好花前月下且高歌急須滿把金
尊倒朝裡官多做不盡世上錢多賺不了官大
錢多心轉憂落得自家頭白早請君試看眼前
人一年一度埋芳州州裡高低多少墳一年一
半無人掃

莖花歌

莖花塢裡莖花庵莖花庵裡莖花仙
莖花仙人種莖樹又摘莖花換酒錢
酒醒只來花下坐酒

醉還來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復日
花落花開年復年但願老死花酒間
不願鞠躬車馬前車塵馬足富者趣
酒盞花枝貧者緣若將富貴比貧賤
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將花酒比車馬
他得馳驅我得閒別人笑我忒風頭
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見五陵豪傑墓
無酒無花鋤做田

花下酌酒歌

九十春光一擲梭花下拍手唱山歌
枝上花開

能幾日世上人生能幾何昨朝花勝今朝好明
朝花落隨秋草花前人是去年身去年身比今
年老今日花開又一枝明朝來看知是誰明年
今日花開否今日明年誰得知天時不測多風
雨人事難量多齟齬天時人事兩不齊便把春
光付流水好花難種不常開少年易老不重來
人生不向花前醉花咲人生也是呆

一年歌

一年三百六十日春夏秋冬各九十冬寒夏熱
最難當寒則如刀熱如炙春三秋九號溫和天
氣溫和風雨多一年細算良辰少況又難逢美
景和美景良辰倘遭遇又有賞心並樂事不燒
高燭照芳樽也是虛生在人世古人有言達矣
哉教人秉燭夜遊來春宵一刻千金價我道千
金買不回

以上四歌俱唐六如作原無刻本

淮安二生夢驗

淮安府學生楊淮魏璽同門友善成化甲午秋
試應天未入院前二日祈夢於京城隍廟是夜
淮夢所卧床下有二磬相沓璽夢一姬遺數珠
一串復夢入應天府見宴設而無一人廳柱上
懸一牌書輟饌二字一官隨出思之無意既入
試三場畢二人恐不利皆先撤往江口待報既
揭曉二人名皆在列即主走江口報捷淮因家
有急事先行惟璽赴宴見名在一百八謂已合
夢中數珠事矣又因赴宴遲人已散矣入見府
丞某即撤他席與之其符合甚驗第淮之夢無
徵其後數年淮任四川重慶府同知則向所夢
始驗人之出處信有數云

周石潭先生

萬曆十八年周石潭先生病卒先生學以求仁
為宗旨其詳在耿天臺及楊復所碑志中一方

推唐書言
卷之十
三
人士心悅誠服真如七十子之於孔子也聞其
下世者咸悼嘆不已丙曰柰何使君子凋喪却
死得不好了有座客應云我昨在城亦聞某暴
死衆云却死得好何此之死為好而彼之之死
為不好耶余曰善者存則好死為不好不善者
存為不好死為好相反之辭也

物累

地方出一物則為一物所累如廣東肇慶出端
溪硯龍鬚草蓆蕉布民間終歲營辦以為官府
人事之需或應上人之取紛如也殊不知下坑
湮塞俱係贗石瀧水龍草所生有限多雜蒲州
以成至於蕉布亦不耐穿徒徇虛名而賈實禍
何益哉

周莊懿公無寃獄

都御史貴溪高公明以無子憂嘗懇刑書太原
周公曰公高年康健而且多男子必有養生之

道乞稍露真詮少濟愚昧周公曰其跋歷中外
多居法司訊鞠罪犯不敢不盡此心頗無冤獄
而已高愧謝而退蓋公性苛刻少恕自此不輕
枉人後連生三子高公可謂善於改過而周公
可謂善誘人者矣

立伯臬

南京新橋有立伯臬者平生奉佛甚謹性喜施
捨一日方獨坐簷下誦經有一人負小襪前揖

立曰我南賈也來此欲覓訪立伯臬其居在何
處立曰問彼所在何如將素識乎商曰非素識
但聞其人長者途路間將有少干耳立曰僕是
也乃與偕至家通名里後賈人曰某今欲詣北
京少營幹計兩月後還此孤身遠涉此襪中有
少物欲寓頓公處此所謂千累者也願公留意
立曰第封記置必無虞賈如言置其襪留連兩
日別去既而踰期不至漠無音耗立無所訪乃

問卜焉卜人往往告以卦絕生氣行者應已沉沒不可還矣立歸廼謀之婦曰彼與我非素識而獨寄物襍中物試啓一視之但不損之耳亦何害哉因啓觀則皆黃白也將千金立謂婦曰彼有重貨如是而不返殆已死乎今取其貨五十金為營佛事冀得佛力庇之其存邪庶可蚤還亡邪得免罪苦早受生耳既畢事其媵遂有娘明年生一男眉目踈秀可喜父母甚愛之名

之曰立俊教之學輒怒棄去既長大亡賴結諸

惡少恣睢酒色間無如之何而鄉人則多感嘆

以為好善之報如此也居久之益狂狠不可堪

一日父他出鑊之密室固扃其戶而去其母念

俊竊持飯往哺之門尚未啓先從窓櫺窺之則

見俊非復故容儼然前日寄襪賈也母驚懼不

敢進返室伺夫歸告之故立大悟曰是矣復何

言即開門縱之出任浮浪數年其所費不貲後

乃無病死試校其所亡金恰當其所寄數也

鵲噪卷上

乙卯秋試楚場中所取中卷已定揭曉日正當直指使者生辰二司請遲至次日乃設酒為壽時有落卷在廊下箱中見乾鵲噪於上御史怪之乃啓其卷中二卷一為劉小魯至尚書其異如此

騾女配人

余里中劉大司馬為戶部郎中時仲兄一女携之往京養育其女已聘儒生熊應渭將及笄矣渭忽夢在周道中逢一女有輿僕從甚盛遣一婢召熊曰請近來一話我本聘汝者今為某官取去不復與汝結緣矣汝勿遽去伺其官到衙門中遣人相邀俄而冥官果至與熊語云君所聘者與君無緣已為吾妻汝欲娶吾與汝一配牽一騾至熊泣曰人而可以偶非類乎官曰無

患當為汝復人負其驟源史化為一女子年可
十七八即本里李珪之女也及覺泣與兄言之
日中有京中信至劉女已物故矣隨訪李果有
女丐求婚遂得之

食異

人性飲食有多寡乃至大相懸絕嘉靖中大司
徒梁公每赴部宿火房私家餽食不過乾肉六
片鹽菜數根猶剩其半以留復進又有某尚書

者兩子皆膺仕其家甚饒食腸極寬大來日之
食必先一日揭示於壁長日饔飧難以悉記姑
述晨興粥三盃酒三甌人乳牛乳各三盃猪蹄
心肺線鷄牛肚驢外腎鷄鴨子熟粟雞頭蓮子
粉熟蓮肉各二盃噉之盡然後復鼾睡至巳末
方起一日宰一羊食之必盡他物無算約一歲
之供費銀千餘而其子為南兵正郎者不能食
肉數錢此其加減乘除固自有在又有一憲副

極饕殮出巡至中火處所司知其性者必先具爛猪首一大枚猪心肺腰肚一大副肥鷄一隻細剖待其入室閉門雙手把入口中食盡方出正坐食常食不則見食物輒嘈發大吐不知其性者即鞭撻驛卒庖無算其赴公宴亦先具食食之如是及罷官歸無所得食但採螺蚌充腹卒以餒死

笑僧

高座寺僧誦經至無眼耳鼻口身意黃紫芝曰焉用誦此僧覘其首而無眼耳鼻口身意更成何物僧大笑

鼠變鯉

南通州官保石渚馬公幼在西寺讀書於銀杏樹下河邊見一鼠前變鯉魚後餘腿尾至今後人不食鯉魚

王元禹靈迹

太倉有御史某者買狹扁王氏屋撤去改作方
與匠石計地形閤人通云有二老翁求見御史
視其名紙無字以為誤也衣冠出迎一深衣幅
巾一冠帶公服相與揖遜而入御史命茶幅巾
翁云不必茶有言告公御史問何事荅曰我王
氏祖也小孫為門戶賣宅與公任公拆去但不
可就宅改建小孫力則已矣老夫決不相容不
及對而去送之出門冉冉至田中而滅御史問
人為誰識者云此王元禹也元禹平生有氣岸
四十年猶著靈蹟其冠帶者人不能識

盧生奇相

余邑劉端簡公任福建左轄時嘉靖甲寅歲也
藩司門對五虎山每遇寅年藩長輒有大災端
簡公其年每出蒞事輒忽忽不樂又加長子及
婿繼歿日夕惟思致仕而監司堅不允俄而右
轄衙被火適應其變矣一日都閫來謁云明公

亟欲致仕須驛馬動方可借有盧生者善相骨
召之及召至盧請以靜養三日戒酒慎動然後
相乃驗許之果至三日平明引燭照面賀曰業
已陞巡撫命下矣何言致仕乎因屈指曰某日
當有走報者來此時尚未肯信且後亦無邸報
至某日方有咨到也端簡公曰安有是事如其
期報者果至端簡殊未之信然僚友使人密探
報者堅坐於道旅中諸公斷之曰此必非偽者

然半月之內更無邸報來雖群公亦不能不疑
明日行都司果齋咨並冢宰李古冲書來一一
如盧生語及端簡公自山東巡撫入為兵部侍
郎協理戎政為盧生延譽致千金又薦之開府
王思質贈以百金歸報曰王公不久當有重禍
兩子中甲榜者皆不得仕矣端簡公切怪其為
所贈不如意故謗之未幾思質果罹重辟兩子
皆以憂去卒如其言適會試年周光祿卿少魯

以舉子會試在座盧一相之謂之曰此君今年必登甲榜不久當作御史時蔡方伯明軒以教職赴京會試亦在座盧謂之曰好个御史何為就教畢竟少不得他的皆如其言盧生尋納賢以吏負致縣丞多置妾以色荒死惜乎不能自死生有命焉知鑑也盧生非知而故為之也

晦翁斷墓獄

朱晦翁知同安縣一小民夜埋其祖墓志於大

姓壙中而訟于翁言此乃其先人墓某氏奪之晦翁鞫問不服親詣其穴啓封驗之則民家墓誌在焉遂歸其地於民其主訟于監司事下翁翁執不許士論不能平遂棄官隱居武夷已而經其地問居民言前事甚悉乃誓曰此地若發是有地理此地不發是有天理是夕大雷雨擊破其墓成巨潭云

劉交甫方正

劉公中泰字交甫號鳳隅辛未進士筮仕江陰
令陞吏部主事卒於仕公誠篤君子也且天性
方正言動不苟其為孝廉入胄監有給事某者
欲承風旨論華亭相正色激論以寢其事及北
上公車與里中一孝廉同寓歸自友輩詢燕臺
名妹近屬誰氏孝廉曰余對交甫不覺逸念頓
消是以未置足狹邪地令江陰入銓曹皆有芳
譽詳見余所撰劄考功傳中

奸僧募緣誑財

奸僧以乾牛脯為大素珠凡若干粒坐徽州商
人木筏上旬日不飢商異之密放其筏中流又
十餘日乃相率扣拜稱為現世佛僧云無用供
養我某山某寺僧也欲蓋正殿從檀越求施木
若干因出其疏令各占甲乙告去約某月日入
寺相見及期商往不見僧問住持住持云無此
人亦無乞施於外者商固疑之引遊至迦藍前

一見其像與此僧無少異試揣其懷有疏大驚
倍前所占施之凡千金人競傳以為神喜捨山
積徐察之乃知此寺衆密令塑工模此僧形以
誑人也

白獺神

江陰陸九齡家屋旁有石鋪一座乃先世以備
旱潦者歲久傾圮其祖欲脩築之計工石次夢
一白衣老人謂曰託身鋪下有年矣公勿葺葺

則妨我祖覺而不信然終不能動其石而止其
父後復欲修葺亦夢白衣老人曰公幸止工不
然者勞而無益父曰吾必不汝從然汝何人而
棲於此乃以指書几上云我白獺神也覺而笑
曰劉黑闥尚為唐文皇所滅况白獺邪决意為
之拆其石將盡獨下二石百人不能拽遂已至
今人見白衣翁往來岸上或作大木浮出水面
云

司訓驟富

浙江一生韓姓者學憲諱子允之從子也言其
彼處有一廩負屢舉不第循序出貢選廣東某
縣學司訓其學邊海諸生皆海寇難與處自來
師儒之官莫有至者其司訓以家甚窘冒然而
往比至學舍生徒大驚以實告之曰某等皆海
上生涯當道以衣巾相縻其實未有能誦法孔
子者先生此來良苦何可久留吾輩為先生下

海以五日為期看先生造化何如果五日來曰
先生造化大矣乃以所得數千金盡以畀之司
訓得金懼懷璧為累諸生曰勿憂當遣人送果
有數生相伴數日九泊舟見有可疑之人以目
視之遂散去司訓竟得金歸大致饒裕

楊僉憲

楚長沙分巡僉事楊公沂號丹泉浙人也登己
丑進士嘉靖間任長沙分巡年方三十貌甚修

儒政尚精明以暴病與其婦相繼而卒後來巡道遂不敢住其宅乃空之以為行館不數年敖公東谷擢方伯宿於其館夜見丹泉夫婦衣冠楚楚而來燭下作禮如賓主相見敖公次日設奠為文以祭之

李綱

高郵李綱居社壇後有小疾曠皆日中見一皂持牒來呼曰李綱官喚汝李曰且請白牌一看皂出之則見李綱名曰此李綱也毋預吾事可覓之左家巷皂初不信展牒諦視乃曰吾誤也倏忽不見是日左家巷李綱病死

愚癡學伎

世人稍聰明者悉讀書取科目其庸愚癡騃及貧窶不自振之人始不得已而學卜筮醫卦風水符水之學以為糊口幹家之計是以市井庸下之輩探至聖難通之理持帛上迂腐之語應

萬變無定之求雖歿世不聞一驗何怪也

舞衣歌扇

楊孟載春草詩云近水欲迷歌扇綠隔花偏襯
舞衣紅或謂舞衣歌扇不脫元詩氣習余見李
義山詩云鏤月為歌扇裁雲作舞衣劉希夷云
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儲光羲云竹吹留歌
扇蓮香入舞衣老杜亦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
衣前則歌扇舞衣唐人已用之矣

還銀得子

京師五貧人貸銀十兩為托賣燒鷄之計道傍
一樓乃傾銀者共假其椎鑿剖之忽八錢一星
爆起不見覓之至暮不得衆相咎不已至有欲
奔井自縊者明日又闕于下樓上有一監生訊
之告以故曰我於是日得銀一星于樓門檻當
是汝物出銀驗之果其銀也生以還之蓋樓板
有穴銀爆起而衆方喧譁不覺也至是感其意

分半酬之生固辭曰我欲銀匿之不言矣爾借
貸所得吾安忍分衆益仰德思有以報生他日
得利頗厚見一丈夫鬻小兒于道索錢五百文
衆共買之曰以此送監生為僕彼當不得辭及
議價乃以三百文得之送詣監生旅次一見其
兒便呼爹爹大哭生亦哭乃監生在張家灣所
失子也年八歲登車時為奸人乘間抱去三月
餘矣父子感衆意又出貨以謝貧人云乃知一

事之善遂使父子復完造物報施之巧如此

蜀中神童

四川叙州府學生某生子纔三齡能宿記詩書
但提一字則隨口誦崑山吳惟謙愈為郡守亦
常召至府中稱一風字其子即應聲云風飄飄
而吹衣惟謙復道數字皆隨口應對所記多唐
人詩殆亦前因也

書帖降祿

歙縣洪公少時赴學館習業經一五顯祠五郎
夜夢于廟祝曰紙爐下埋錢千文可掘出為吾
作一屏墻問何故曰洪生他日吏部尚書也往
來煩吾起立幸為掩之祝不信以告其隣隣曰
試掘爐驗之果得錢一千一百文遂為立屏于
門他日公之姑女許嫁某氏而貧議退其婚求
書契券者人莫肯應命乃呼之曰覓人不得只
用秀才書之公時年十許不知其故遂為書一
通其夕神又夢于祝曰吾枉作一屏洪生為人
書罷姻帖有傷陰功上帝罰之僅作都御史矣
祝又以語人後公官止於左副都御史

僕暴死入場

前輩有一搢紳為諸生時應秋試臨入場之時
三鼓食畢忽所隨一僕暴死慮店主或知擾攘
不得入試但默以蘆席覆之真出場時徐面昇
出及士人三鼓出場則見暴死之僕在貢院門

首來迎士人驚問應曰某非死也乃塲中取入
監號如陽世之監軍耳吾在號時見主人筆墜
于地吾為拾之起又見主人面前樹紅旗一黃
旗一某有紅旗無黃旗某有鬼使以釘釘其胸
某有鬼使以麪糊其眼主人忽憶果有墜筆忽
不知其筆復在硯邊此僕至二塲三塲皆死一
日方蘇則所云釘釘胸者忽暴心痛麪糊眼者
目不能視竟扶出其年此公果登科遂登甲榜

其云樹紅旗者則終于乙榜矣

靈哥傳

靈哥者山東濟寧猴也自言汴楚時借一鹿習
靜於魯橋山中三十年純陽先生過而哀之各
賜丹一粒令吞之曰丹當換骨為地仙犯水而
死命不延忍渴七日神明完遂去而鹿違戒飲
水死靈獨堅持七日得飛行變幻之術金元時
往來兗濟間為人談禍福甚驗入國朝尤神

正統中雲間張公為濟寧學正相與交密時時
留學舍酣飲或人形琴奕其貌深目多鬚着襍
頭欄轡曰此宋士人服也數携珍果羞相餉一
日懷中出柑橘曰吾自洞庭山得之他日其幻
子請見不許曰是兒無良心張懇之乃夜召其
子出一見遽舒手於其臂怒而去曰吾謂其設
心不良果然其子蓋摩得猴毛云繇此交絕嘗
醉卧田間為耕夫所獲束而担歸將殺之道遇

一士子哀之傾囊易得縱之草中而去其夕士
子聞室中太息曰我大聖也貪飲露形幾為野
人鼎中之味荷公生全為覓一科第相報因人
形出拜日以文業相勉習小試先以題告及鄉
試三場之文皆豫為定擬遂領高薦將上春官
語靈曰其為吾求甲科乎靈蹙額曰不可君命
薄吾向懇諸天神強獲一捷子今視吾膝何如
也因塞裳視之兩膝皆創曰拜乞所致士子固

要之乃曰脫登第而身不保柰何士子曰朝登
黃甲夕埋黃壤不恨靈暗嗟而去士子果中選
未授官卒靈雖得延年術亦賴陰陽交搆以相
滋益未免與美鼎交小民利其助徃徃潔幃帳
盛香火事之令問者先詣帳前作禮焚心詞於
爐少頃即聞帳中作老人聲咳聲乃疊疊為人
剖析不倦嗜酒善談論恒語文士吾親聞孔子
講易其大言欺人類此景泰中武功伯徐公以

都御史鎮張秋聞婦有奉以惑衆者執其夫入
杖之其婦求援于靈甚苦而終不語夫婦尤之
曰仙乎曷不余救靈曰都公威嚴福德左右有
貴神扶擁吾得而犯邪又嘗託人販豈麥至江
而覆或問之曰神靈我禁行且安之弘治中濟
有書生甚貧靈忽降其家時有錢刀米鹽之助
書生請其故曰待子得官言之當秋試日許竊
題意以授去旬月呻吟而還曰幾喪吾命問之

曰棘塲百神呵護無隙惟一角稍踈吾將躍入
而小諸生祖先所誨真神覺焉奮一椎亟逝而
免書生後以貢知廣信縣臨行又贈五十金曰
吾今可以告子書生惟命乃曰吾雖壽而神然
不過外道小伎必得天師府符籙受之則上下
六合無適不可而人神莫余侮矣子行為吾求
一通然但稱子意所欲毋洩吾情洩則不惟無
福且賈吾殺身禍書生敬諾而別抵任訪張真

人坐定即索符籙不已真人諾焉留飲酒半又
請符籙真人疑之曰公何急也必有求之者書
生初不言及醉忘靈之戒其實以告真人瞠曰
是物尚無恙邪瞑坐握訣歷數十刻乃覺疾雷
一聲一猴頭墮于階下書生驚扣之則曰吾適
遣將誅妖猴于山東此其首也書生大慟以袖
裸其首乞歸作草軀以殮之事在正德十六年
也約其壽蓋四百歲矣今所在有稱大聖媚閩

並野狐木石之妖其言終不遠靈之神悟

田叟醉歸圖詩

張身父泰題田叟醉歸圖詩云村酒香甜魚稻肥幾家留醉到斜暉牧奴背拽黃牛載兒子傍扶阿父歸髡短何妨花插帽身強不厭布為衣天寬帝力知何有但覺豐年醉日稀向使身父入以清翁月泉吟社吾知羅公福又讓子一頭

地矣

詠蛙詩

謝方石與李西涯齊名有飛溪淨槁天下傳之其詠蛙詩云春水鳴蛙處處通野田村巷路西東公私不用分區域堅白誰能辨異同井底有天從侈大月中無地看奸雄莫教強聒終宵在正爾蘧蘧蝶夢中余聞文翰林徵明亦賦云青燈照睡微茫閣閣群蛙正繞堂細雨黃昏貧

鼓吹誰家青州舊池塘年來水旱真難卜我已
公私付兩忘寄謝繁聲休強聒吳城明日是端
陽二詩各極其妙殆不能優劣也

瘦兒鳥

北方有鳥名瘦兒俗呼為後娘虫相傳有後母
令二子種麻麻不成誓不許歸且令抱熟麻子
以徃既而麻果不成二子不敢見母相與逃去
其母悲悔化為相思鳥常夜啼出血王浚川作

瘦兒歌末云吁嗟嗟有兒有兒不相守何不當
時作慈母大抵後母多戕棄前子能嫗煦如已
出者千百中不一二蓋婦人之性然也諺云有
後母即有後父言父多惑于後母之言也余故
錄此以為後母戒

雷活獵徒

郊城有獵者正德末腰弓矢出行遇暴雨見前
有古樹枝葉敷展殆可蔽百人獵者趨避其下

喘息未定雷火自空而降盤旋焉形若幢蓋有
一蛇大數圍棲于木末雷火近輒張口吐黑氣
衝之火遽斂去如此三度而終不能及獵者自
念得非天誅惡虺而力不及乎吾不殺蛇雷既
收安能脫其毒吻乃張弓注矢當其喉而射之
一發中焉雷即散其蛇霍然墮地首如布囊其
餘毒不盡正中獵者之面痛苦炮烙亟舍弓矢
奔還見妻子僅能叙所遇遂不能言面黑腫大

於常數

倍舉身流毒水大呼一躍而絕妻子哭

殞其柩於室中雷雨大作火光下繞其柩不已

妻子懼舁置野田雷聲隨之四周其柩若尋屍
之狀九一日夜雷乃收聲家人但惶惶叩頭亦
不解其妖祥也越宿耕者聞柩中呻吟聲屍汁
泉注走報其妻子至諦聽之不繆乃開柩驗視
則双瞳炯然舉手指其口而不語亟灌以湯扶
歸置床上又二日始能言恍惚見雷神療之通

體有赤文一線雖小指中亦界半焉自此得不
死凡伏枕一年始能履地乃知雷部以殺蛇之
功而脫之真藉也

嘉興陶氏夢徵

嘉興陶楷所居之地名王江涇楷有二子名照
照俱為郡學弟子員一日託人往九仙山祈功
名其人夢一大栢樹偃于路却癸二大枝榦直
堅每枝上懸一燈燈上書觀光上國四字弘治
庚戌二子同登進士第蓋二子皆從火應二
燈父指字伯宏應偃栢夢亦神也

趙樂耕善行

廣右全州趙樂耕富而好善輕財喜施勸人為
善解人之惡書生貧不能業者即助之有某生
者家貧好學延之與子同學書劄衣食皆出于
已一次販壽木往廣東值歲疫多病故者遂罄
所販施之空舟而返有盜揭牌于路約日來劫

人勸之走樂耕曰吾家世守此欲何所逃惟聽
天命耳至日椎牛醢酒于數里外盜粟至迎謂
由吾家止有田地米穀實無金帛不過虛名耳
聞諸君將至故此相迎今具銀五十兩為贄若
欲掠取亦不敢阻群盜感悟以為善人食已散
去前某生者中鄉試為州守迎樂耕至任贈二
百金不受強而後可一日樂耕謂曰我欲往獄
中一看至則詢問罪人某某欠贓未完某某追
贖無納整所受銀助之一時俱得出獄其善行
類此長子孟豪登甲第為僉憲有九孫俱業儒
蓋善慶所積方興未艾云

安給事避生

安給事磐蜀人值初度恐科中相賀避之同僚
尾于所在強其回蔡巨源戲之昔聞鼠避猫于
瓶中數出窺猫猫捕之不得以鬚掠鼠鼻鼠因
而噴嚏猫在外呼曰千歲鼠曰汝豈真為我壽

耶誘我出欲嚼我耳衆大咲安遂出諺見人嚏
噴必呼千歲鼠蜀中之稱巨源真善戲也

寺田

嘉靖間臺官建議括天下廢寺田盡歸諸民士
大夫徃徃藉是占業其實無異白奪也葉南巖
公適家居宦篋蕭然適侍御蒲州景公溱持節
按江西南巖故蒲守也與之有舊以寺田數百
畝召買實欲以餉公也公曰吾平生不妄取一

錢乃因里僧破戒耶適有二庠生以利啗公公
固却不受因曰使我居官多積百萬錘兇輩只
思奏納為安逸計矣寧肯勤苦自立乎正以無
可憑藉不得不加勉耳又安用寺田耶又曰吾
老不及見汝第觀之它日尚有以此受累者後
數年果下令清汰廢寺田增價復業紛紛百出
一如公言

白起

南都三山門外一屠者宰猪湯毛後見猪脊有
三大字云秦白起嘗考白起攻韓魏於伊闕斬
首二十四萬攻魏華陽虜三晉斬首十三萬與
趙賈偃戰沉卒二萬攻韓陘城斬首五萬坑趙
括長平卒四十萬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
前後斬首有餘萬六國之師聞之者心膽俱落
後白起引劍自剄曰我何罪於天良久曰我死
長平趙卒數十萬而盡殺之是白起一人之命

不足以償其百萬之人至若殺人幾百幾千又
不可勝記矣天之誅白起者又寧有窮乎

歸善王

歸善王魯莊王之第八子也能飲至一石不醉
自言一生無敵者嘗有道人來語其府側酒肆
曰繫爾缸吾攝酒予汝為本其人不信姑條其
缸待之乃扣王門曰我某道人也聞殿下善飲
願一較勝負王喜延入拜言曰貧道量寬用大

觥殿下小杯從之飲五十碗不動王又皀酒益之又五十碗而王已酣乃曰殿下一小杯貧道二觥如何如其言至百餘碗不醉王委頓而退其酒家缸忽然滿溢量之得酒二十壘明日又求見王尚醉卧曰吾無許酒也道人遂出酒家予之錢不受曰為爾漫戲耳拂衣而去

立醫

立汝誠江都名醫與淮安大姓常羅畢朱四人善朱名升患酒積舉身黃瘦無能治者汝誠至三友以告曰吾當一訪及見曰可救也出囊中赤藥七丸以酒下之須臾下黃水滿器腹即消其半再下五丸遂愈嘗訪升聞其隣有哭聲問何人曰隣某甲也得時疾命汲水置大桶中以簾橫其人於上遂愈一女子欠伸臂不下命其母裸其上身以單裙着之曰俟吾揭簾即去下棠母如命立揚声而入女羞縮臂即復故又女

子恒咲不止求治問平生所愛何衣令着之母
與對飲故滴酒沾其裾女大怒病遂左嬰孩以
線縛其陽莖浮腫不得脫號呼欲絕命汲水擲
之於器驚啼復故在京師有人面生疽往求治
買藥肆所合神芎丸予之曰以此療其人怒不
肯服歸而告人人曰未必非良法也服之即差
蓋其人嗜酒此丸實去酒病云汝誠好道與張
三丰善三丰
去無請後會三丰曰待子蓋棺

吾當來一視一咲而別其後立將死語其子勿
速殮必俟張老師來其子買棺俟之告其母曰
十年之約在數千里外寧有今日遂至之理言
未畢三丰已在門外乃為送至墓所舉其棺輕
甚或疑立屍解以從三丰也

天上取水

楚長沙衡永士人應試時必經過洞庭一日遇
天地昏黑風雨異常舟人曰相公勿動天上取

水俄見白氣上層于天其水自下而上并諸生
所坐之舟一同挈入雲中片時方放船令下其
船搖蕩數百下僅乃不危無論洞庭吾邑又有
劉生在青山磯亦曾遭此彼所附者乃塩舟被
取水攝去塩盡壞舟與舟中之人則無虞也

曆法

我朝請改曆元者凡三大都皆勦舊說而未
窺授時曆之深也蓋授時曆雖起于至元辛巳

而不以辛巳為曆元其法以七千二百五十七
萬六千為一元一元之中平分天地人三元各
得二千四百一十九萬二千自太一甲子至嘉
靖四十三年甲子歷過五千二百九十五萬八
百四十已逾天地三元矣今當人元內四百五
十六萬六千八百四十後推將來每年增一前
考已往每年減一是以太一甲子為曆元而不
以辛巳為曆元也所謂以辛巳為元者蓋曆家

以世數遼遠難於推算故截去真元者而姑以辛巳為始耳歲使膚淺之士考據紛紛異辭不知曆元之所在矣至於歲差之法起於子半虛六度約六十六年而退一度自堯時迄洪武甲子退過四十九度五十七分故冬至日躔筭七度七十九分正統甲子退過五十度四十一分冬至日躔筭六度九十六分弘治甲子退過五十一度二十四分冬至日躔筭六度一十三分

嘉靖甲子退過五十二度七分冬至日躔筭五度三十分以後每歲約退一分三十八杪四十七微步曆者隨年減去之矣豈仍至元辛巳之舊哉今考至元辛巳冬至日躔筭九度二十二分一十八杪至嘉靖初年日躔筭五度八十五分蓋已退過三度六十餘分矣又將何所於改耶自嘉靖初至今上壬午六十一年又退九十三分故今曆冬至日躔筭九度二十二分者

相去遠矣而謂仍用至元之舊也果何見哉至
於日食起復多寡方位分数稍有不同則以南
北地勢不一里差之法未之講爾故正德甲戌
日食日官推步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間遂
至食既萬曆乙亥日食京師未甚而蘇松亦至
晝晦則南北之地勢使然也蓋日輪大而月魄
小故相掩之際自下視之南北不同每千里而
差一分東西不同每千里而異數刻矣而豈曆
元不精歲差未改使然哉若以為歲差未改所
致則自至元迄今已差四度五十九分以法推
之則合朔之時月已去日四度五十九分矣若
之何而能食耶按法月行一日十三度有奇則
一時當行一度有奇而四度五十九分當行四
十餘刻矣如使歲差未改則今日食與日官
所步者當差四十餘刻豈止起復方位多寡分
數稍有不同而已哉若因此而疑曆元之當改

世唐系譜

豈不誤耶

八卷之上

三





